

笔耕一生 爱的奉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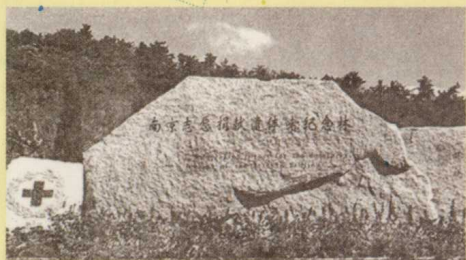
——皇甫垠新闻、科普与公益事业文集

皇甫垠 编著



诞生和逝世乃人生必然
晚霞和晨曦皆光照人间

To be born and to die are as natural as morning
sunshine and afternoon sunset on the earth



笔耕一生 爱的奉献

——皇甫垠新闻、科普与公益事业文集

皇甫垠 编著

笔耕一生 爱的奉献

——皇甫垠新闻、科普与公益事业文集

皇甫垠 编著

自费编印 赠亲友浏览存念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6

字 数:415千字

编者地址:南京孝陵卫江苏省农科院87-402室

邮 编:210014 电话:025-84390556



◀ 默默笔耕
一生

——编者
皇甫垠工作照

在淮阴记者站,与
省报、省电台同志一起
工作生活,亲如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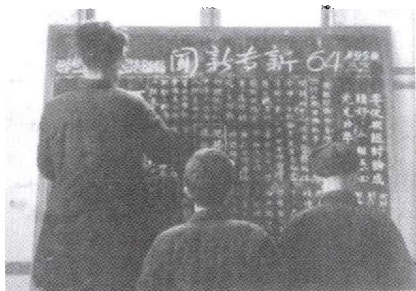


与韩泽同志在一起

入伍初——苏南新专生活留影



共青团总支委成员合影



《新专新闻》黑板报



《新专青年》壁报编委成员：
前排左起为胡明纲、汪克之、沈方潮；
后排左起为：温远、朱斐、皇甫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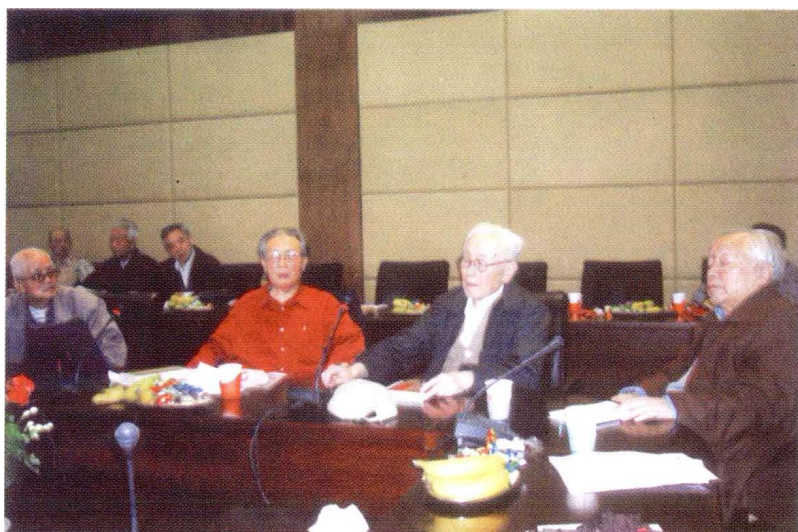
苏南新专学生会执委合影



三班四组成员，前排左起为彭令昭、程一女英，中排左起孙敏聪、皇甫垠、宋道生、宋益民，后排左起为金惠凤、李胜雄、金易东、周政。



纪念《苏南日报》创刊56周年在宁老同志欢聚



高斯同志发言。左侧为甄为民、皇甫垠,后排为居福田等三位



奔赴农业第一线，做一辈子新农民。
1957年新华日报第一批下放同志，
摄于新华日报大门台阶前。



三中全会后，新专旧友会师南京
前排左起：龚金星、蒋蕴璧、徐庄
后排左起为：皇甫垠、丁克忠、顾钰
芳、罗时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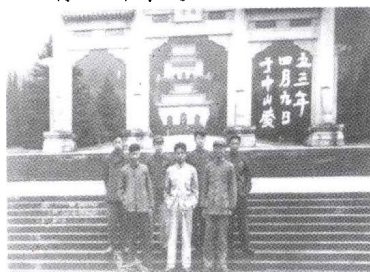


与农民王新礼一家（包括爷爷、
大嫂及邻居家几个小孩），摄于锅屋门
口。



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1957-1958年，编者带
头下放淮阳县渔沟乡五星农
业社，劳动间隙在积肥工地宣
传“四十条”。



中山陵博爱门前，居中者为
陆拂为



两次下放期间，先后在淮阴
县委、宿迁中学工作、任教，为欢
送宿中鲍建平同学参军留念。



与施金元、余学义、庄宏祥、何绍平一起瞻仰雨花台烈士陵园。



与农科报张文平、盛德庆、郑安俭等同志一起郊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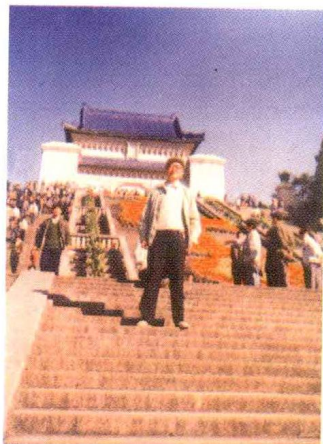
1988年9月,编者离休前,与院科技开发处同志联欢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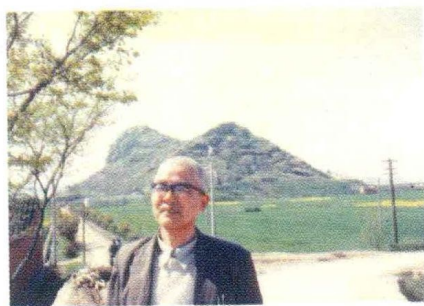
又出发了!



在“健蚕增丝素”鉴定会上,与李德新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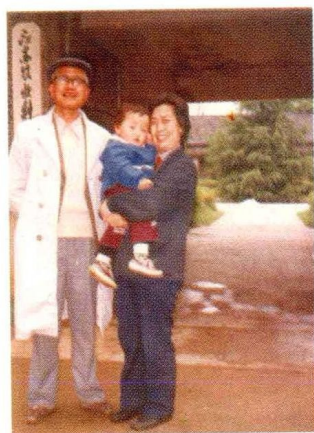
中山陵



工作转向科研开发,长年在农村跑,摄于苏州西郊狮子山前

——吴县复合肥厂为常去之地

与老伴、外孙冬冬在一起。



天南地北抓信息、增效益。



在江苏农科院院办大门口



在桂林参加全国兽药科技贸易信息交易会的全国新闻界朋友们,摄于漓江游船上。



与农科院离休干部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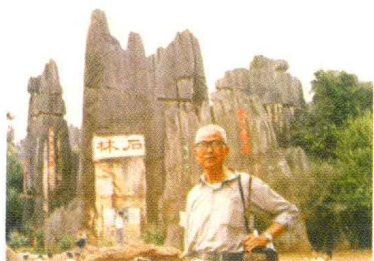
去京开会、考察，在人民日报，与新专老同学朱宝臻合影。



在南京，与南大、南农大、南京日报、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老同志、老同学在一起。



在东南大学基础医学院第二课堂向同学讲《生命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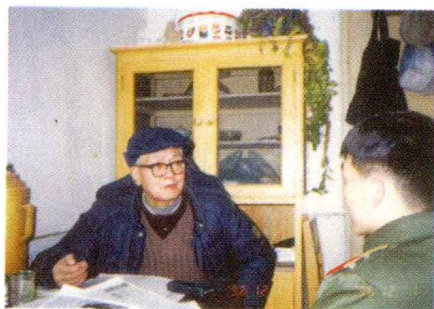
路行万里，
卷读万卷，
探物无数，
访新事。



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孟克的采访。(1997. 3. 11)



全神贯注——向“志友”宣传



接受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蔡宝鑫同学采访。



用热线电话向“志友”们解难释疑。



皇甫琅在接受遗体捐献的电话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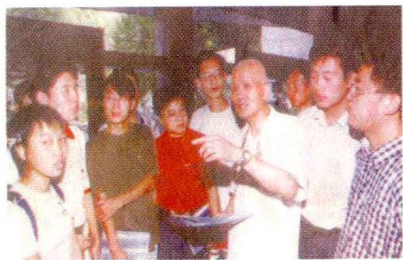
与《焦点访谈》主持人崔永元在一起。



在南京城中片“志友”座谈会上发言



“南京志友”成立大会后，部分代表摄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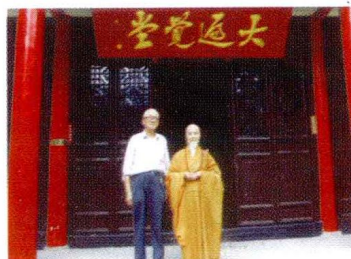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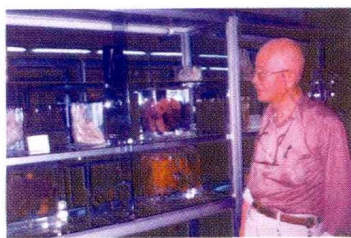
在南京铁道医学院，向大学生宣传捐献遗体与器官事业。



接待武汉“志友”来访



学习解剖学，做好公益事——到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标本陈列馆参观学习。



到灵谷寺访问佛教界“志友”皓如法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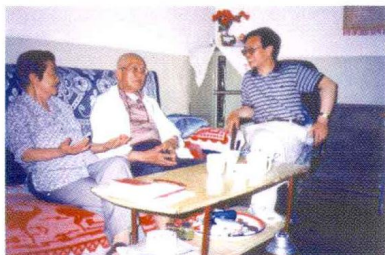
到百草园宾馆访问内蒙古“单车万里行”张普照“志友”。



李先念同志骨灰葬于八宝山公墓一棵雪松下，碑文为藏头诗：
先天下之忧而忧，与天地同在；念
人间之乐而乐，共日月齐光。



南京“志友”干事会成员在菊花台公园考察纪念林选址。



应山西“志友”赵玉焕等邀请，到山西太原、临汾等地考察交流骨灰植树葬。



陈云同志骨灰葬于雪松下，前
为半身头像及纪念碑
——编者去京考察八宝山公墓时所摄





山西“志友”赵玉焕在家研读有关
树葬文件。



著有《回归自然》一书
的云南“志友”——一石老
人杨学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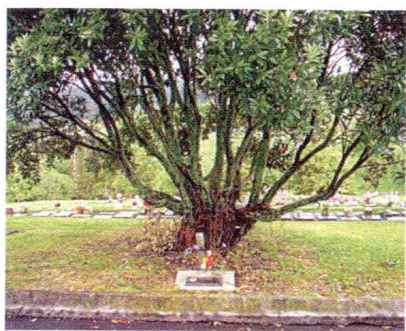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欢乐姐妹俩涓涓与江河



与韩泽交谈



新专同学
又欢聚。前右方
为作家高晓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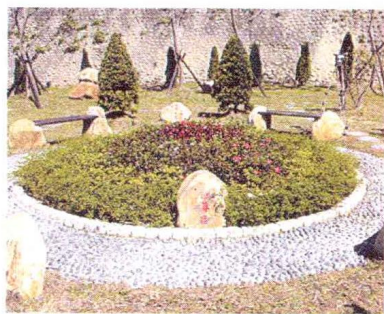
奥克兰树葬区与纪念牌



上海玫瑰园酒葬



成都常松寺树葬



台北市富德公墓酒葬区



一石老人设计的骨灰袋



骨灰盆景

笔耕一生留痕迹

爱的奉献心不息

代序

我生性好动、喜学、兴趣广泛而涉猎不深。中小学除体育外，功课基本平衡发展。平时考试分数高而实际绩效差，立志早而乏人指导，至中大附中高三时学校要分科，匆忙中填了文科，高中毕业时在班上属前三名。按当时规定可直升中央大学，在文科范围内可自由择系，我见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自作主张选了经济系，但对会计学、统计学兴趣不大，对时局等较为关心，爱读报。在台湾大学寄读时，作为寄读生，为争取正式学籍，办了一份对开手抄报《寄联通讯》。我主办当然宣传我的见闻主张，如转载南京中大有关“应变”的消息等，遭某些“同学”注意，“拉拢”不成，就打击迫害，促使我弃学，过“四海”，投奔革命；在徐州新华书店见《苏南日报》上载有“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苏南公学”等有关招生广告，同行的何乔樾同学认定前者是“华中新专”南迁新区办学，我们就兼程到无锡惠山报考，我甫从台湾受迫害来归，顺利录取，很快又被吸收入团，并担任团总支、学生会干部，参与编办“苏南新专”壁报与黑板报。除了开始半年边学习革命理论、边下农村参加“无锡农运”（组织农会、征公粮等）。接着就学无产阶级新闻学基本理论和实践。老师是党、政领导、报社头头，学的是新闻的阶级性、战斗性、群众性、真实性等等。上大课，小组讨论。采访、写稿、排版、办报……边学习、边实践，方法新颖，效果特好。接着一批又一批地陆续分配到省、市报社、电台、宣传、出版部门。毕业后我分到《苏南日报》，苏

南、苏北和南京撤区建省后又转到《新华日报》。政法、文教、农村、工业……记者、编辑、通联、发行，什么都干过。就这样逐渐成了新闻战线“普通一兵”。以后不论在报社，还是下放、改行，始终笔不离手，在编是记者、编辑，不在编是业余“通信员”，“自由撰稿人”，仍以媒体为重要阵地，为人民事业、新生事物“鼓”而“呼”，用笔耕耘一生。

出于职业特性，对自己写作或与他人合作采写的稿件，不论大小、长短、好坏，都喜欢剪贴、收藏，好比较、鉴别、改进。文革开始，实事求是，“造反派”虽贴了我不少大字报，实际并未搜查、没收我的剪报。但我自信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情绪，出于“相信群众、相信党”，也有些不服气，运动中后期是我主动把所有剪报基本上都交给了淮阴地、市、县机关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了。可惜的是，到运动后期，既不给政治结论（军代表说：“群众搞的，作什么结论。”），也不发还“剪报”，连解放后廿年自费收藏的全套共和国新版纪念邮票也被革命的小将们全部收去“审查”完了（一笑）。纪念邮票可以再集或不集，新闻、通讯、文章、文件、教案需要时可以再写；而旧闻、陈报、底稿却不易重觅，再写、再印、再抄，大概在旧书、废纸堆中，残存的三篇两篇，属“漏网之鱼”，敝帚自珍，一直珍藏着。人到晚年好怀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作品，不问孬好，常有偏爱。离休后，整理旧稿，想编自选集，留个纪念。但人事多变，调动频繁，江苏省农科院情报所收藏的《苏南日报》不太全，堆放也不规范；《新华日报》资料室比较正规、齐全，但年远日久、纸张发黄、变脆，翻动易损坏，经过批准，只能翻阅手抄，不能复印；对“对开”的大报合订本既宽又重，近视眼，抄写也不易，更不好意思多打扰人，天长地久，家中住房较小，日久连自存的《江苏农业科技报》也早已送给废品收购站了。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多方努力，众多好人的协助（十二万分的致谢、再致谢），总算找到了近小部分的稿件，通过抄写、复印、重打，勉强能看到“笔耕一生”的大概轮廓。（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淮海报》等外地报纸及专业报的，实无法、无力、也无条件再去寻觅了），于是，好歹着手编写这一本书。

吸取编前一本书《两岸情怀兴中华》的经验教训，先选稿、集稿、